

我 城

作者簡介

西西（1938 - ），原名張彥，廣東中山人，生於上海，後隨父母定居香港。她的父親曾兼任甲組足球隊教練及裁判員，因此西西自小就隨父親上足球場，有些作品也以足球為題材，例如《看足球》、《這是畢羅索》等。1957年入讀葛量洪教育學院，畢業後任職教師，現專事文學創作與研究。她的小說如《南蠻》、《貴子弟》、《雪髮》等，新詩如《可不可以說》、《訓導主任》等，都是以教育為題材。

西西作品內容多樣化，敘事方式新穎別緻，文字新鮮活潑，是多類文體的能手。除了詩、散文、小說、童話等文體外，她也曾寫過電影劇本、影評、書評、藝評、閱讀筆記、旅遊札記等。西西對各種文體都有所繼承和創新，例如：以日常事物和生動語言為新詩注入濃厚的本土色彩；在形式上突破小說傳統的敘述手法，運用了「多重觀點」的敘事方式；近年更積極以「跨文體」的方式擴展散文的空間。她長時間在各報章、雜誌寫作專欄，先後結集《畫 / 話本》、《拼圖遊戲》等書。

西西的創作成就得到中外學者的肯定和讚賞，並多次獲獎。她的著作豐富，至今超過二十種，其中包括《我城》、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、《手卷》、《哀悼乳房》和《飛氈》等小說集。

作品背景

《我城》寫於1974、75年間，並於1975年開始，在《快報》連載近半年，於1979年首次由素葉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至今共有四個版本。《我城》由連載至今，已接近三十年，是香港以城市為題的小說中，最具代表的作品。西西寫《我城》，最初是感到七十年代中期文學上那種「冷漠而陰暗」的調子不合她的「個性」，於是她「決定寫個活潑的小說，就寫年輕的一代，

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，用他們的感覺去感覺，用他們的語言去說話。」（節錄自《我城》的序文）

「《我城》以人物（我）為經，空間（城）為緯。」（見何福仁《我城 的一種讀法》），《我城》裡不少的事件都是取材自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，當時發生的大事如石油危機、人口問題、環境污染問題、香港水荒和治安問題等，都一一融入小說裡。至於本地市民的生活，例如小市民日常的消遣娛樂、年青人的衣著打扮，以及書中很多街道名稱或事物，都是當時本地生活的寫照。不過，《我城》經過藝術轉化後，對「城市生活」的思考，「城市人」對自身「身份」的關注，已超出「香港」一地的範圍，因此也有論者認為西西筆下的城市，基本上可指「地球上任何一個城市」（見何福仁《我城 的一種讀法》）。《我城》既源自「香港」，又不囿於一地，為香港的城市小說開展新的方向。此後，西西繼續以「城市」為題，寫出一系列有關「肥土鎮」的小說，並於 1996 年出版另一部長篇小說《飛氈》，總結一個城市近百年的歷史。由《我城》到《飛氈》，完整地呈現西西「城鎮小說」的面貌。

內容大要

《我城》「體現了年輕人美好的質素：開放、樂觀進取、不斷發展、充滿可能。」（見何福仁《我城 的一種讀法》）小說中的主要人物「阿果」（「阿果」是西西發表此小說時的筆名）及其身邊人物便具有這些美好的質素。

故事由阿果的父親死後，他一家人搬往新居開始，引出一連串的人物，講述他們不同的遭遇。那些人物包括阿果的妹妹阿髮、阿姨悠悠、朋友麥快樂、鄰居阿北，以及身在遠方的友人阿游等。這些人物各有自己的故事，例如阿髮講述的是小學生的故事，阿游講述的是航海電工的故事。他們共同的特點在於全是「小市民」，例如修理電話工人、公園的管理員、木匠、航海電工、家庭主婦，但他們對這個城市卻有一份熱愛與盼望。小說寫的是「一群人」而非「一個人」，因為西西認為「我城」得以建立與發展，全繫於這群「眾志成城」的「無名英雄」。

藝術特色

1. 敘事形式

本書突破傳統小說以人物、情節為主導的敘事模式，沒有「高潮起伏」的內容，全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，而且運用了「多重觀點」敘述故事。全書共 18 章，各章由不同人物講述身邊人事，其中以「阿果」作為基本觀點，例如第 1 至 4 章阿果以「我」的身份講述他搬家前後的故事，到了第 5 至 7 章分別由其他人物以他們的角度輪流敘述身邊發生的事情。第 12 至 13 章雖然同樣以「阿果」為敘述觀點，但事實上是他在旁觀察麥快樂、阿傻等朋友的言行舉止，其中第 10、11 及 17 章又有特殊的變奏。小說從不同角度鋪展城中市民的生活百態，有學者認為這種寫法，具有中國《清明上河圖》的手卷味道。總的來說全書的敘述觀點，可詳見下表：

章節	敘述觀點	基本的敘述人稱
第 1 - 4 章	阿果	「我」
第 5 章	阿髮	「我」
第 6 章	麥快樂	第三人稱
第 7 章	阿北	第三人稱
第 8 章	阿果	「我」
第 9 章	悠悠	第三人稱
第 10 章	(我城中人)	「你」
第 11 章	(全知敘述者)	第三人稱
第 12 - 13 章	阿果	「我」
第 14 章	阿游	括號內為第一人稱，正文為第三人稱
第 15 - 16 章	阿果	「我」
第 17 章	胡說	第三人稱
第 18 章	阿果	「我」

上述分析據 1996 年素葉版《我城》(增訂本)

2. 語言運用

《我城》的獨特處不在於取材（寫什麼），而在於處理素材的方法（怎麼寫）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語言運用，主要可分兩方面來說：

第一，小說經常運用具體的細節和獨特的語言，描述人物的日常生活，目的是喚起讀者對生活的重新關注。例如，小說在開首即運用以下的文字形容一個常見的「場合」及參加者的表現：

有個頭髮比他旁邊的人稀些的人，先行打了個呵欠，隨著移動左手，做了以下順序的三個動作：

- 一、把手朝面前迅速一伸
- 二、把臂彎見禮式一屈
- 三、把眼珠子凝定手腕上

這天，發生的古老的事，是一件和棺材有關的事。（第1章）

以上的「場合」，其實是阿果父親的「喪禮」。敘述者以「阿果」的年輕人眼光，重新審視「喪禮」的意義。「喪禮」本應是嚴肅而哀傷的，但假如缺乏誠意，則會變得形式化和虛假。作者運用新鮮的語言寫這一幕，一方面有年輕人「告別虛假的沉重」的意思，另一方面也帶出新一代用真心誠意和全新眼光，迎接城市的新面貌。

第二，小說通過生動的語言，強調物我和諧，共建「我城」的信念。如把「們」加在植物或實物上（「房子朋友們」、「花們」、「菠蘿們」），又用擬人法形容物件（「肥個子浴缸」），令這些物件仿如人物身邊的朋友，親切而友善。小說在字裡行間常強調「我」、「我自家」、「自家高興」、「自家喜歡」，既表達「自由自在」的「個性」，又能突出「我」對此城此地的認同。這些語言活潑、俏皮，具親切感，由此加強「我城」中「人」與「物」

彼此一心、同舟共濟的精神。

3. 童趣效果

小說的筆調充滿「童趣」，用童話化的手法和兒童的口吻，增添小說的趣味，例如：把香港人熟悉的事物和地區街道名稱童話化（「肥沙嘴」、「美麗澳」、「海港大廈」、「翻山車車站」、「睡獅山隧道」），寫一般市民四個人一起「圍著打『透明軟糖』」的消遣，用小學生阿鬚的角度看城市教育、環境問題，以及寫他為未來而許的願等，令人讀後不禁會心微笑。運用「童筆」的其中一個效果，就是暗示「城市經驗」是否「有趣」，城市將來是否「美好」，視乎城中人用什麼眼光去看，以及用什麼態度去面對。

教學建議

何福仁編的《西西卷》，收錄西西在九十年代以前各類文體的代表作，並附有不同學者的評論文字，是認識西西作品的最佳讀物。此外，教師在指導學生研習本書時，亦可以參考下列四項：

1. 跟社會現實比較

由於《我城》在取材上引入不少七十年代的社會時事，並經過藝術上的轉化，才令作品在同期小說中脫穎而出。教師可列舉七十年代重要的大事，並與小說的片段互相比較、分析，例如將《我城》第 11 章及第 16 章有關片段與「石油危機」對讀，從中討論：

- 作者在小說上的轉化手法及其效果
- 為什麼《我城》既可突出香港的本土特色，又可提升為現代城市生活的寫照？
- 作者為什麼要用「新」的敘事方法來處理這些現實材料？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曾面對不少困難，作者又為什麼故意用看似「輕快」的筆調來寫沉重的事情？（如以看似快樂的「麥快樂」隱含「勿快樂」的意思）

2. 「語言」運用手法的討論

教師可引述小說中所運用的獨特語言和富有童趣的文字，跟學生討論和分析下列各項：

- 「文學語言」與「日常語言」的分別
- 特殊的「文學語言」對表達內容有何幫助
- 西西小說在文字語言上的特色

3. 與西西其他作品比較閱讀

《我城》是西西「城鎮小說」的起點，她還有其他相關的小說，例如「肥土鎮系列」和「中港關係」的小說。教師可節錄《我城》的部分章節，與「肥土鎮系列」的小說比較，從而分析小說在內容、人物、形式和語言風格上的異同，也可突出作者對不同時期「城市」生活的反思。作者除了關心「香港」外，也留心「香港」與「中國」的關係，城內城外，似遠還近，彼此關連。把《我城》與她以「肥土鎮」、「中港關係」為中心的小說比較閱讀，不單突出《我城》在西西創作生涯上的重要性，也有助全面了解這位作家。「肥土鎮系列」可選《蘋果》《肥土鎮的故事》，「中港關係」的小說則可選《春望》、《手卷》等。

4. 與其他作品比較

長篇小說《酒徒》同樣運用了前衛的寫作技巧，內容也有涉及當時的社會文化形態。《酒徒》寫於六十年代，《我城》寫於七十年代，教師可指導學生比較這兩部小說，從社會面貌和城市觸覺兩方面，探討不同時期香港小說的異同，以及二者的藝術效果。